

◎ 茂吕美耶作品

西園名所之内三

赤穂
千鶴
塔松

〔日〕茂吕美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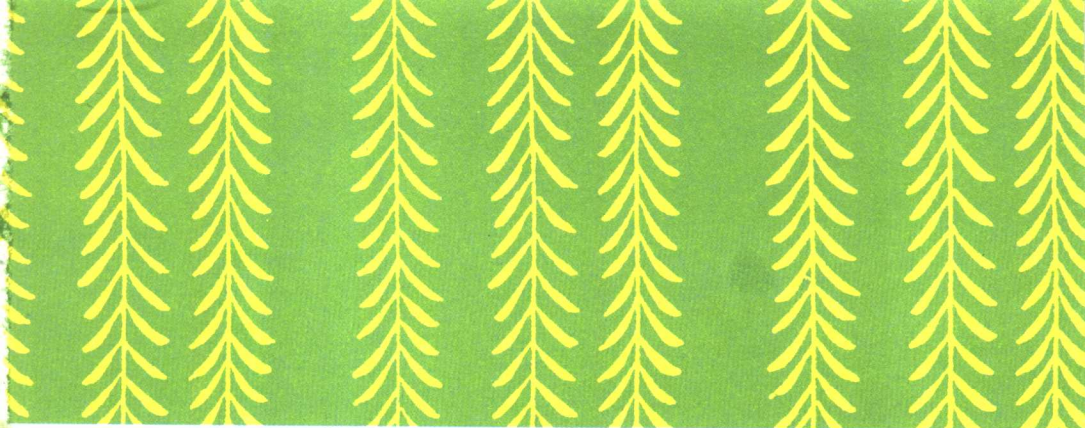
江戸日本

穿梭日本庶民的历史记忆
目睹江戸时代的世风民情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茂吕美耶 著

江戸日本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本书由远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6-07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户日本/(日)茂吕美耶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8

ISBN 7-5633-6153-7

I.江… II.茂… III.文化史-日本-江户时代
IV.K313.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777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889mm×1270mm 1/32

印张:9.75 字数:107千字 插图:147幅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國名野之内三

赤糖
千軒
塔屋



新廣赤糖屋





成田山守

佐加

香蝶楼
曲美園

一陽齋
豊三利虫

山口



秀人町
九号丁



《物语日本》、《江户日本》终于要在中国大陆上市了，想到就要跟全世界人口数最多的中文读者见面，真是叫人兴奋！

我对大陆并非全然陌生，1986年至1988年，当年二十八岁的我，曾带着两个儿子到河南省郑州大学留学，在当地住了两年。大儿子插班进大学附属小学读一年级；二儿子则进大学附属幼儿园，三餐带午睡都给幼儿园包办。

当时老大徒步上下学时，时常遭校园内大学生丢石头，骂他“小日本鬼子，滚回去”。老大当然听不懂中文，他只是觉得莫名其妙，明明没做坏事，为什么每天都遭人丢石头？我也无法对他详细解释这其中隐含的“国仇家恨”。因为这些事，我自己小时候在台湾就经历过了。只因我父亲是日本人，只因我是个日中混血儿。

不过，毕竟并非每位大学生都那么“热血”。当年有位大学老师听闻这消息后，叫他当时读高中的儿子跟同学组成“护卫队”，每天跟在我家老大身后，偷偷“护送”他回留学生宿舍。毕竟老大才小学一年级，若真发生什么意外，那将会是一大憾事。对于老师的这份关怀与

温情，我始终铭记在心！

第二年，老大脖子多了条红领巾，成为可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日本人“三好学生”。老二则被幼儿园老师们捧在手心，宠得如万两少爷，两年下来养得胖嘟嘟。

那两年，在我人生中，可说是最难忘的时期。除了郑州市内及郊外，每逢假期，我都带儿子们四处旅游。北京、上海、西安、重庆、武汉、昆明、广州、香港等几个重要城市都游过了。

印象最深的是三峡游。我们游的是下行，从重庆出发，三夜四天。一路的雄伟景观当然不用说了，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每次停泊在小港口时，在船上观望匆匆下船、上船的人们。当时像我们这种纯粹观光的游客很少，大部分乘客都是小贩或把游船当交通工具的人。望着这些人，可以看见“生活”。

遗憾的是，我从未到过北京以北的地区，重庆以西的地区也没去过。其他地方当然还有很多景点都没去过。以后若有机会，很想重游旧地。不过，无论到哪里，在历经“改革开放”的浪涛冲刷，应该都变化很多，跟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吧。

这回出版社要我为简体版写一篇序文时，凑巧我接了一份中翻日的紧急工作。事情是这样的，因我是日本畅销作家梦枕獯原著《阴阳师》的中文繁体版译者，平常跟梦枕大师的经纪人常有联络。

上周，梦枕经纪人中条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梦枕大师有事要我帮忙。他在电话中只对我说跟中国戏剧有关，但他也不知详情。约在东京车站前某餐厅见面后，梦枕大师脸上始终挂着他的“招牌”微笑，滔滔不绝向我说明要我帮忙的翻译内容。

原来是中国传统昆剧《牡丹亭》。本来是日本歌舞伎旦角舞蹈大师坂东玉三郎（目前的第五代）请托梦枕改写《还魂记》戏曲，并给梦枕两片VCD，让他当参考。而梦枕也收集了资料，发现汤显祖原著的《牡丹亭》数量太庞大，必须重新剪裁。于是他想到我，请我把VCD（张继青主演）里的全部唱词和对白，逐句翻成中日文对照的版本，让他作为底本。

时间紧凑，只有三星期。其实我手边还有一大堆工作，但听到是“汤显祖+玉三郎+梦枕”的合作，不假思索便点头。这是项大工程，难度很高，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幕后工作。

为什么提这件事呢？说起来，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网络上架网站，开始上载一些有关日本传统文化文章时，正是基于我过往经验，发现中文圈读者对日本的认识，大都停在表面上的浮华世界，或以讹传讹。我是日本国籍，且长年住在日本，本可以漠视这种风潮，守住我安稳的国内庶民生活即可。然而，或许是体内的另一半汉人血统在“作祟”，四十过后，我发觉我应该可以为两种语言圈做点什么事。而我能

做的，便是运用我的语言能力，在两种语言圈之间架一座文化桥。

这座桥，至今为止只是“出口”日本庶民文化，没想到，在简体版即将上市的这个当儿，竟飞来一项“进口”中国传统文化的幕后工作——这，是不是表示冥冥中确实有一只大手，在推动我继续“架”这座桥呢？

老实说，这座桥不好“架”，全靠人工，一条板子、一条板子地慢慢架。不但需有耐性，也需有不怕被丢网络石头的勇气。更重要的，需有“读者”构成的“桥墩”。没有“桥墩”，即使我一条板子、一条板子地架，终归会落得徒劳无益的结果。

所幸，台湾方面的“桥墩”大致已形成，接下来是大陆方面。我衷心期望大陆读者会喜欢这两本书，也让中日文化交流更加深入、稳固。这也是一个平凡的、喜欢吃中国菜、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日本文化，癌症劫余的日本中年女子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了。

茂吕美耶

写于2006年7月10日

日本埼玉县

推荐序

吴念真

出生于“日本时代”，而且只受过公立学校教育的父亲生前不经意讲出来的一些话，多年之后，却经常意义鲜明地闯入我的思维里，甚至成为剧本写作时一些角色的对白。

他说：读书有什么用？阿伊乌ㄟ喔，一夜之间变成ㄅㄆㄇ……

他说：台湾，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

他说：公论报被禁之后台湾就没有报纸了，哪还有记者这个行业？

……

不经意的言语，其实隐含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恨情仇。若不是真正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身上无辜的历史烙印、异文化的教育背景以及他们所走过的台湾高度戒严时期，你就无法体会他们的无奈、失落、怨怼、寂寞以及因防卫或对抗的本能所衍生的自尊和不容挑衅的自大。

从没有一种异国文化如日本文化一般，既影响台湾如此深远，却

又存在那么多的意识纠缠。所以，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父亲有幸活到这个信息、言论与思想近乎无阻隔、无管制的时代，他到底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是自在快乐一点，还是更寂寞而且悲伤？

我是说，如果活到现在，他会发现，一度几乎被有意阻断的日本（相对的，被全盘接受的，则是美国），如今竟然以各种不同形式存在于身边、耳边、眼前。但，在此同时，一度唯有他才拥有发言权、解释权的“日本文化”，如今他的儿女甚至孙子辈所累积的信息却可能比他过往有限的教育所获得的要多上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然而，他将以何种心境与表情去面对这种现实的吊诡？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有一回，当我和一个“日本时代”从高女毕业的长辈一起看NHK的电视新闻，当播报员用日语发音念出“communication”这个字，长辈疑惑地说：“啥意思？”而我毫不犹豫地“那是外来语啦，传播、沟通的意思”时，她那种加杂疑惑、讶异与失落但又维持一定尊严和礼貌的尴尬笑容。

那笑容至今难忘。难忘，是因为当时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说法，去解释自己无意的“冒犯”，因而始终怀抱着歉疚与不安。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或许我会跟她说：这只不过是在信息交递快速的时代，我无意间所抓到的一点点浮光而已，比起你有一天拿着据说是晚上睡不着而“试试看”写成的俳句给我看的时候，我宁愿记得的是你当时充

满自信，但，却有着宛如少女一般羞赧的表情。

生为我们这一代的人面对“日本”真是尴尬。面对上一代，我们必须花很长的时间去接受和了解他们复杂的历史文化情结。而在转眼间，我们又要学习面对下一代的逐日现象，同样只能接受和了解。

有时，甚至还要扮演桥梁角色。

我们不但要让下一代了解祖父母对日本过度神话的理由，也要让上一代了解他们的孙子唱的确是日本歌，虽然英文要比日文多。要花时间跟下一代说谁是后藤新平或者山本富士子，当然，也要跟上一代详细地说谁是小泽圆或者村上春树。

要当一座桥，动机良善，但，要做好很难。一来“学海无边”而自己偏偏所知有限。二来，除了弯腰之外，不能有自己的姿态。另外，所有付出纯属自觉的责任或义务，一切无偿无酬。

我不知道 Miya 当初决定在网络上架设一个名叫“日本文化物语”的网站时，是否有着类似的动机，但长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她的确恰如其分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我说的“恰如其分”，可不是她过往无可选择的血缘以及语言文化背景所带给她的特殊便利性和多面相的视野，而是那种仿佛无意但有心地以平民而生活的气味所建立起来的文化沟通方式。

这样说好像复杂了，我的意思是，Miya 挺像一个热心又没心机的

日本媳妇，或者姊妹；偶然经过门口，你只要问她一点日本的点点滴滴，她就可能站在那边跟你哈拉个够，哈拉到甚至忘了她自己晚餐还没煮，衣服还没洗，地也还没拖。无论网站或者出书，这种无意但有心的方式似乎已经是 Miya 的个人风格，虽然，她自己可能并不自觉。

每天上一下 Miya 的网站，读她写的文字、看她回答来自四面八方的访客千奇百怪的问题，或者只是日常闲话，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有时候当然也会想，如果父亲以及一些长辈们能在他们最寂寞的岁月里认识 Miya 的话，应该是一种幸福吧？面对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聊他们的子女所不知或所知有限的日本种种，不仅不用有知识层级落差的负担，也不会有偶然被冒犯或挑战的失落感，更何况，Miya 的年纪……也该是如自己的子女一般吧？

至于我们……这样说好了，能不用透过翻译的转换，就听到一个“外国人”以你所熟知的语言，甚至跟你没什么差异的表达方式，平易地跟你说着异国种种包括饮食、生活、娱乐、情色以及历史典故等等诸事，我想应该是一种享受以及少有的缘分。当然，有时难免也会有点失落，因为在聆听的过程里常常不自主地意识到：这人，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话讲得比我们还好？

吴念真，台湾著名编剧、作家、电影导演。



茂吕美耶 (Moro Miya)

日本埼玉县人,生于台湾高雄市,初中毕业后返日。
1986 - 1988 年曾在中国郑州大学留学。

她是运途坎坷的日中混血儿,二十岁为爱走天涯弃学嫁入豪门,离婚后只身携带两幼子千里迢迢留学郑州,卖过古董学过甲骨文,乐观抗癌逆转人生……日中之间的游走造就出这位传奇女子。

最大愿望是当座无形桥梁,交流中国与日本的文化。网络昵称是“Miya”,制作“日本文化物语”网站:<http://miya.or.tv>,用中文写作日本文化,浏览人次近百万。此外,茂吕美耶的生活随笔区:<http://blog.ylib.com/miya>,每天亦有大量访客。

著有《物语日本》、《江户日本》、《平安日本》;译有梦枕獯《阴阳师》、冈本绮堂《半七捕物帐》小说系列等。她是梦枕獯大师最信赖的中文代言人。

茂吕美耶是性情中人,爱读书爱写文章,但她不属于纯文学,她始终很普罗大众,关注的是庶民文化生活。她整天谈的是吃饭、洗澡、歌谣、传说、怪谈,展示的是物语的驳杂的日本之美。

她深谙中日两国文化,尤其中文修为颇深,正如台湾著名电影导演吴念真所说:“这人,怎么可以把我们的话讲得比我们还好?”